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四三回 樂陵縣施賢臣斷案 謝家莊一枝蘭棲身

話說黃天霸等見了施公，就將各節情形，及一枝蘭逃去的話細細稟明。施公慰勞幾句，一面去傳樂陵知縣，往王家集踏勘。樂陵縣當即前去，比及至龍王廟，普濟已死，也不追究，即著人掩埋去訖。廟內僧眾及香火等人，一概免究；隨後另招清真和尚住持。各事辦畢，仍回公館，稟復一切。施公又命樂陵知縣，認真緝捕。知縣唯唯聽命，然後退回本署。施公正擬歇息一日，即赴淮安。次日一早，施公梳洗已畢，才用過早膳，忽聽公館外面，有人喊冤。施公聽得真切，便著人帶來，手下人答應出去。施公即刻升堂，只見一個老者，年紀約有五□多歲，手捧狀詞，跪在階下，口稱：「青天伸冤！」施公道：「狀詞遞上來。」仔細看了一遍，原來被誣告毒死親夫，求恩伸冤的案子。

施公看罷，望下問道：「你就叫劉丙祿麼？」那老人道：「小人叫劉丙祿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女兒嫁與李成的兒子李良幾年了？」

劉丙祿道：「已七年了。」施公道：「你這女婿向來做甚麼事業，多大歲數？」劉丙祿道：「小女婿讀書未成，家中頗有些田產，一向在家管理田務，今年才三□二歲。」施公道：「你這女婿，向來為人如何？」劉丙祿道：「向來忠厚。自從我女

兒嫁了他，七年以來，連氣都未淘過。有時小人女兒，因他向有個叔子，因無家產，常來借貸。女兒不甚情願，說他從前產業被他敗完。雖這樣說，到他叔子孀娘來時，多少都周濟他些。」

施公道：「照你說，你女兒女婿，是向來和睦的，怎麼又將你女婿毒死呢？」劉丙祿道：「去年□二月二□，我女婿出門收討租錢，回來已是日落。我女兒正在晚炊。我女婿腹中饑餓，要吃晚飯。我女兒盛了一碗飯，女婿吃了，不一會，就七孔流血死了。其時我女婿的孀母也在他家。見他姪子身死，遂糾同他父母去告，硬說我女因奸謀害，毒死親夫。後來縣大老爺去相驗，據報係中毒，遂將我女兒帶去，嚴刑拷問，勒令女兒招出姦夫。可憐我女兒受刑不過，只得屈打成招，供出女婿的表弟袁正明。小人冒死前來，大人代女兒、女婿、袁正明三人伸冤。」施公道：「袁正明向來作何生理？多大歲數？」劉丙祿道：「袁正明約有二□來歲，亦是讀書。」施公道：「你女兒多大歲數呢？」丙祿道：「女兒大女婿一歲，三□三。」施公又道：「你女兒可生過小兒子沒有？」劉丙祿道：「女兒生過一子一女，男的今年六歲，女兒兩歲。」施公聽罷，即叫劉丙祿好好下去候審；提原、被告復訊。劉丙祿望上磕了個頭，退出。

施公亦即退堂，著人傳知縣樂陵縣。樂陵縣即將原卷親自送到。施公略一檢閱，便問道：「這案因奸謀害，毒死親夫一案，是貴縣承審的麼？其中無冤屈麼？」樂陵縣道：「卑職再三訊問，姦夫淫婦，毫無遁飾。且所招的口供，皆是親自畫供，叩求大人明察。」施公道：「據劉氏之父劉丙祿在本院這裡控告，說貴縣是屈打成招，可竟有此事麼？」樂陵縣道：「卑職承審的時節，實未嚴刑拷問。劉丙祿老奸巨猾。」施公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早堂，煩貴縣在本院這裡聽審。」知縣唯唯而退。

施公亦進書房，便將原卷重加檢閱，也覺無甚疏漏。惟有據袁正明供稱：與李良是姑表兄弟，平時並不常相往來，或三月一至，或五月一至。因見表嫂生得美貌，以致成奸，同謀毒斃表兄李良是實。劉氏供稱：李良父母俱，袁正明係內姪，平時並不常來。如何因奸謀害，不知底細。李成之弟李威，及魏氏同供胞姪李良死，係為姪媳劉氏毒斃。施公看罷，心中早已明白。

到了次日，樂陵縣已將原、被告人證，全行帶到。施公升堂。劉氏跪在一面，雖然蓬頭垢面，卻是和順從容，絕非厲色。

施公道：「劉氏抬起頭來，問你的話。你今年多大歲數了？所有實情，快實招來。」只見劉氏哭道：「小婦人確係冤枉。去年□二月二□，丈夫出外。傍晚回來，腹中饑餓。其時小婦人晚炊將好，丈夫叫小婦人盛飯去吃。不意丈夫吃下不一會，就七孔流血死了。彼時，小婦人見丈夫身亡，嚇得魂不在身。忽然叔婆硬說小婦人將丈夫毒死。次日告在縣裡，經縣老爺問了一堂，即勒令小婦人交出姦夫。小婦人真無其事，不肯承認。

後來受刑不過，只得招了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你表小叔袁正明，是幾時到你家來的呢？」劉氏道：「去年三月來過一次，七月來過一次，□一月又來過一次，以後就沒來了。」施公又問道：「這袁正明離你家有多遠呢？」劉氏道：「離小婦人家有□餘里。」施公點點頭。又叫：「帶袁正明來。」差役答應，即刻帶到，跪在階下。施公又將袁正明看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向來作何生理，為什麼因奸表嫂，毒斃表兄？從實供來。」袁正明道：「童生自幼讀書，素明禮教，斷不敢作悖逆之事，還求大人明察。」施公道：「汝在縣裡已供認，何以又到此翻供？」

袁正明道：「大人明鑒。童生在縣裡因受刑不過，只得供認，其實是誣報。」說罷痛哭不止。施公又喝：「帶李成夫婦！」

問道：「汝兒子冤已可申了，爾媳婦即刻受刑抵命。數年翁姑，

可有什麼話說？」李成夫婦跪倒說道：「劉氏平時極孝順。我子不知誰人毒死，累得他受此苦楚，我兩人好不傷心呀！」劉氏亦痛哭不已說：「你兩個老人家，無人侍奉了。」說罷，就大哭不止。施公看見，也覺傷心。又喝問道：「你既未曾謀害，為什麼又將姦夫交出呢？」劉氏道：「彼時受刑不過，因表小叔不久來的，就順口說出，哪裡曉得袁正明也就認了；大人的明鑒，這不是前世冤孽嗎？」施公又問道：「李成，你這內姪，是幾時來的？」李成一供出，皆與劉氏相同。

施公便命魏氏跪下。施公尚未問，魏氏即厲聲說道：「叩求大人伸冤。胞姪李良實係被姪媳毒死。」說罷，又指著劉氏罵聲不絕。施公看見，更加明白，忽將驚堂一拍，喝道：「魏氏你這潑婦！膽敢欺侮本部院？爾胞姪顯是你毒斃，所欲未遂，竟暗下毒手。本部院明察如神，爾尚敢欺瞞貽害。」魏氏聽了這番話，嚇得面如土色。施公細看，更加無疑，喝令魏氏快招。

魏氏滿口叫屈。施公又喝令用刑。魏氏因受刑不過，只得招出：原來魏氏久欲謀吞李成家產，凡至李成家，必帶砒霜。這日又去，恰值劉氏晚炊，魏氏遂暗將砒霜放下，不意李良因饑先吃，遂服毒身死，魏氏故乘機誣害。施公一一錄供，反令魏氏抵罪。樂陵縣問斷不明，記大過一次。諸事已畢，次日即赴淮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